

# 台湾艺旅

## THE ARTS TOUR IN TAIWAN

文/赵明

By Zhao Ming

海岛素来是我的向往，宝岛台湾也不例外。此次赴台之前，我曾对那扑朔迷离的面孔充满期待，它远处的身影宛若凌空而起的亭台楼阁，缥缈而美丽。有幸得主办方邀请参与“2010游艺大南海内地青年艺术家赴台驻点创作”的活动，我方才拨开迷雾见青天，真切地去感触那山那水那人。生命的丰富也许就在生命体感悟的微妙变化和转换中。我初踏宝岛那刻，温情满满的夏夜微风便轻轻拂过双颊，这份似曾相识的亲切和轻柔无异于江南——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但又多了份儿来自辽阔大洋风的宽厚和舒适。我想我与台湾的初次约会是惬意而美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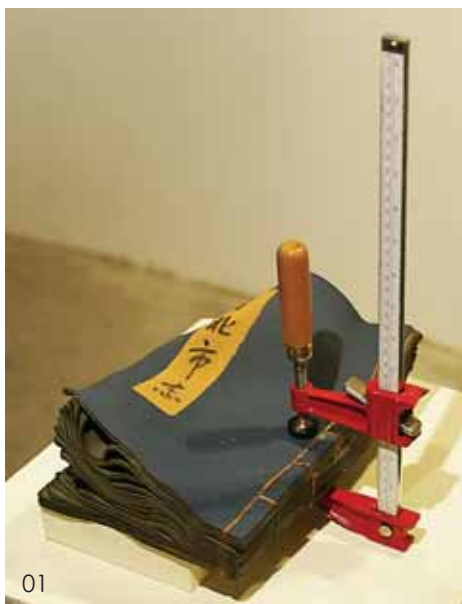
初到台湾，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台北教育大学的林炎旦先生和徐家玮助理便为我们张罗好了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事宜，确保我们这四个来自内地各省市的青年艺术家在台北的工作和生活得以安心展开。台湾同胞的热情和彬彬有礼又不失时机地为我与台湾的约会增添了一份

沁人心脾的融融暖意。几天沟通下来，我对此次活动有了较深入的了解。2010游艺大南海的活动旨在利用两岸艺术家的相互观摩、对话、学习，使两岸艺术文化产生共鸣并进一步发生创新之艺术思考；它以走入南海文化园区、深入街坊小区和进驻台北教育大学诸艺术工作坊等形式，来实现艺术家与城市历史、环境、居民的实质性接触并引发当下可能的人文思考。也因如此深入的接触和沟通，我脑海中台湾的形象逐渐有形、有色，切实生动起来。

在台北市南海园区的考察和小区讲演的交流活动中，我主要接触的是台北市中正区的几个里长和邻里街坊。其间，最有趣的体验是跟小区邻里的交流和对话。这与我以往在内地的经验完全不同，台湾省人民对民主的高度意识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是生活的习惯思维；在这种思维下，所谓“民权”和“民生”问题都最终回到了关涉老百姓心中“我”的那个关系体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南福里南福宫有关“杭州南宋御街有机改造”的讲演对象是小区里的普通居民，包括一条卖家具街区的几个小店主，原本我设想的交流对象应该是多少具有专业审美基础的人士，交流的内容也大致设想为小区空间形式美或是艺术的公共性等问题。而现实情况却是，店主们关心的是他们作为现有街区店家或者说是街道的主人，他们与这些街区将要发生的变故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如何参与其中的改造？这个“关系”的提出很有意思，它维系的不是一个空的物的关系网架，而是每个结构体都有其自身的内核——人。小区的改造要因应人们的当地风俗和生活习惯，这本来是我们作为艺术文化人必须重视的，但没想到，在台湾的一条卖家具的老街，街坊邻里们也会有同样蒙昧的意识。这种觉识，我想来源于对人全面素质培养的重视。当然，我和他们也探讨了艺术家和小区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文化艺术建设和改造的可能性以及艺术家在其间的作用等问题。明显的思维差异使我和台湾的约会迸发出一种清新而令人期待的变调，也许在差异的碰撞中会有一些火花闪烁眼前，我想这些充满生机的火种中一定有可以燎原的那一颗。

端午节去宜兰县的小区民俗考察最特别也最令人难忘。在内地我居住的都市——杭州有禁止摩托车市区行驶的环保措施，所以搭乘摩托车出行带给了我久违的野趣和小小的开怀。我们和台湾某大学民俗研究所的一些学生一行化身为一尾拉风的摩托车长龙，肆意地神游于宜兰的山野、森林，那份帅气、坦然和心的释放至今意犹未尽。停住摩托，我们便沿着美丽的林美山石盘瀑布步道，在茂密繁盛的植物群中一路尽享那山涧清泉带来的清新和天然氧吧的畅神之悦。热带雨林中那丰富蕨类的物态激发出我许多创作的热情和灵感，也许以后某些植物的形态将成为我作品的某些语言和元素，它们的那场生命诉说交响乐在林美山中聆听起来尤为清晰、悦耳。走完净化心灵的山野丛林，我们又入乡间。一行人有幸参与了礁溪乡二龙竞渡龙舟体验竞赛，虽然落败却增长了很多传统民俗知识，过了个别有艺趣的端午节。二龙村的龙舟竞渡传统民俗活动已有一百多年至二百年历史，本是为驱鬼避邪、超度溺毙于二龙河里的亡魂，遂以竞渡方式祭拜河神，祈求平安，后来才跟汉族的端午节庆风俗结合，并传承至今。这里的龙舟竞渡方式十分特别，选手站姿划船，只敲锣，

01 时间的厚度之台北(局部) 赵明





02

02 时间的厚度之台北 赵明

不打鼓，不设裁判，输赢全凭观众和选手自行认定，是场君子之争，也是宜兰县地方文化宝贵资产。当地的村民将这种独特而有趣味的龙舟竞渡纳入小区营造、文化再造的现代精神并开放给外地民众参加，真希望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和文化遗产能在二龙河上永久地划下去！也希望当地的民众和子孙能够在这条河上舞出新韵，怒放古文化在新时代的奇葩！

参观当地主要艺术展馆并考察相关的艺术院校是我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赴台的自觉工作。在北师大徐家玮助理和文艺产业研究所同学的陪同下，我从台北到台南，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市美术馆、台北县莺歌陶瓷博物馆、南投县埔里的中台禅寺和中台山博物馆以及高雄市美术馆，真巴不得自己能用眼睛和镜头扫遍台湾每一片值得记录和拜访的艺术、文化园地。有很多美丽的艺术校园和园区至今历历在目：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美丽的东海大学和那座令人难忘的建筑——路思义教堂，以及高雄港的“驳二艺术特区”。也许视觉图像的记录并不足以展现我们此次文化艺术探访的深度，然而有些涤荡在心灵深处的朴实而质朴的表达确实给我的记忆烙下了深刻痕迹。譬如那象征着希望与重生的南投埔里的纸教堂和台中市干城六村的彩虹眷村：一个是质朴和坚贞，一个是天真烂漫，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思。艺术和文化源于人和生活，那些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的真知和从凡人生活与追求中获得的启发一样，都能够激励着我们探寻那颗“艺术与文化”之树繁茂根源和生发机缘的源头。但愿艺术是一棵常青树，也但愿内地和台湾那艺术交融的花苞能够绽放出令人瞩目的色彩和光芒。

丰实的采风后我开始进入紧张的艺术创作，这正如几场约会后对那些美好记忆的回味，不吐不快。“时间的厚度”是我来台后最想要涉及的艺术主题。历史很容易让我感受到时间的线性轨迹，我却一直很难明确地察觉时间的厚度，这次空间地域的变换恰巧给了我

跳脱以往情性思维的机会。时间不仅有长度，也有厚度，来到台北，我牢牢地捕获了这种感受。历史中的对象经历过时间洗礼，或多或少保留下一些时间之痕，它们带来的那份厚重之感并非源自其物理重量或质量的变化，而是源于人之于它的生命痕迹。我用生活对象的现成品——草席作为作品的一个元素，源于在我看来草席与人充分接触后的遗痕无异于画痕，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启示；作品中另外两个重要元素就是手工抄纸和标尺，它们在草席上经过拓印的方式，相互影响、作用并互留印迹。作品的构成还包括一件陶瓷书本小装置，书的实际厚度通过厚度标尺明确地被标示着，然而，一本记录着台北市志的书籍，其时间的厚度到底又如何呈现呢？这些只是我作为艺术创作者的形象化思考而已，答案没有给出，寻思仍在持续。艺术作品的完成只是提出了创作者当下的一种追问。《时间的厚度之台北》的装置作品在台湾青年陶艺家罗绍绮和北师大其他同学的协助下终于如愿完成，希望它也能标记下我和台湾约会的难忘与厚实。

成果展后游历花莲东海岸的那些美丽、淳朴的遐想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早就耳闻东海岸是台湾最后一块未被打扰的生命净土，又加上我自身对海的迷恋，自然迫不及待地会去追寻这趟如梦之旅。走过太鲁阁公园，难忘鬼斧神工的清水断崖和溪流蜿蜒的深谷，更不舍大山浑厚的胸怀；在牛山呼庭感受心灵的宁静和空旷，体验阿美族的人文生态，眼中、脑中只会留下一抹别样的海蓝和宁静的绿意，这种时空交错的美往往让我不知身处记忆的何处；去七星潭里丢几颗石头，让记忆走入海天一线；最后，沿着海岸山脉以东、太平洋以西的狭长道路放飞心绪，让梦归入故里也让自己回到现实。

我和台湾的约会宛若一席现实里存在着的幻化之梦，它徜徉于脑海，成了一片挥不散的记忆浮云。□

（赵明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青年教师）